



# 在徐汇区少年宫学画的日子

汤沐黎

身为画家,在国外办展览总要出席酒会,席间总有人会问:你是怎样开始学画的?我总是回答童年启蒙少年宫。对方的问题接踵而来,亦总是何为少年宫。久而久之,我便意识到中国的少年宫体系在国际上具有特殊性,值得将其回忆一番,记录一笔,哪怕只是管窥一斑。

## 入宫不易

1956年,我进少年宫时,年满9岁,是上海世界小学(曾名为淮二小学)二年级生,酷爱东涂西抹。

美术老师庄文华鼓励我去少年宫应试,并按区域报名徐汇区少年宫美术组(以下简称徐少)。入少年宫不易,得学校推荐,专业考核,拔尖录取。入宫后,遂逐年升级,不需复考。似无年龄上限,但鲜见高中生身影。通常,结业是个人志向自然发展之结果。就我而言,进中学后兴趣逐渐转向科学,为了迎考重点高中,在初二尾自行停止在徐少的学习。至此,我已在少年宫内打造了七八年。

徐少设在高安路18弄20号,放学后背着书包蹦去约莫一站电车路程,再蹦回家三站有余。那是一条门户稀少的洋式弄堂,高墙绵延至弄底,连着二扇紧闭的墨绿大铁门。旁悬匾匾,朱楷直书宫名。大门上另开小扉,掀铃入内后脚踩石庭,仰望去是幢庞大的西洋别墅。平顶横冠三层大阳台,圆棱角配米黄色墙,白框柱隔扁长形窗,款式新颖。它原是民国大企业家荣德生私宅,新中国成立后捐给了政府。穿越底层厅堂,落地玻璃门别显洞天,引导出别墅另侧宽阔的草坪和远端高大秀挺的树林。这片市中心稀有的空间,专供孩子们试飞航模。徐少分科很细,仅美术就分西画、国画山水、花鸟、人物和书法。此外还有西乐、民乐、合唱、芭蕾舞、民族舞、摄影、航模、无线电等等。皆分高低班,称小组,学员称组员,管辅导老师叫指导员。

## 指导员们

徐少在编人员中,我只认识负责美术的唐国兴指导:30来岁,中等个,白哲脸,戴眼镜,和蔼可亲,深得小朋友们爱戴。他寄宿宫内,教低班西画,重感情,在老组员升级后会通过“插班”共画来和大家见个面。

西画组另三位指导员不在编制内,属临时外聘。女指导徐吟芳,循循善诱,对我栽培有加。素描指导荣纳基本功了得,颇有教授风范,是附近哈定画室创始人之一。还有一位令所有小组成员们倾心的指导,即最后两年执教高班水彩画的蔡江白。当年的蔡指导刚年满20,高个子,大眼睛,额上扬一绺长发。身姿挺直,穿着得体,喜欢在外面随罩一件灰蓝色的医式长袖工作衫,敞着襟,外出肩上不离开一个绿帆布大画夹。那微微后仰看画面效果的模样,完全符合人们对艺术家的想象。

但真正吸引小组成员们的,是蔡指导的

气质和画技。他上起课来热情洋溢,评画论技双目放光,选材取景旁若无人。只要和他聊上几句,没人会怀疑他对艺术的执着和率真。组员们年纪更小,都被他的浪漫劲感染,倍加热爱艺术。我们高班时已经对水彩湿画法有所掌握了。无论前任指导,还是市面流行的水彩辅导书,都推崇“化”字诀,即大量溶水趁湿敷色一气呵成之法。蔡指导却实践一种“干”画法,先少量溶水打底色,等纸干后再用透明薄色层层罩上,形成无数既独立又交织的色块,颇似油画刚劲的笔触和形体塑造过程。他的水迹块面有光学规律和解剖结构支撑,所以人物写生显得立体生动,色彩既鲜明又微妙,没有别家水彩易犯的单薄流俗。在那个画展和画册匮乏的时代,他的干画法为涉世不深的组员们开拓了一条全新的观察、思考和创作之路。

蔡指导还“发明”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教学法,就是每节课背来自己的本周新作,等全班把正课上完,就沿墙摊开供大家观摩评阅。这些画基本上都是水彩写生,也有主题创作小稿。印象特深的是一批外滩十六铺码头风景,以及男女老幼各类人物头像。相比徐少多以静物为主题的课程,蔡指导的陈列互补到位,开阔了组员们的眼界,进而去探讨艺术的多种表达方法。不少人在课余尝试,成果累累。在课时安排上,西画组是周日下午4个小时。最后一年里安久、毛君炎和我三人被抽出来组成“特殊班”,在星期五晚上增加一课。内容包括石膏素描、水彩静物和人像写生等,拔高了难度。在蔡指导影响下,组员们亦形成习惯,自觉在课前摊开本周作品,互判优劣,取长补短。这类交流之收益,对我不亚于课堂作业本身,尤其是干画法助我在家自习油画成功。然而当时风气,尽管课堂交集活跃,但所有组员和指导员们课后均无来往,故对彼此的身世细节不甚了解,算是应了那句“英雄不问出处”的老话。蔡指导偶露出自己在社会上广交良师益友自学成才,也属哈定系。十年动乱,风闻他南下安徽,出国大潮中又西移美国,海归后在上海滩颇有建树。我一直以为沪上展览频繁,肯定能在哪次艺术活动中遇见他,不料未曾如愿,实为憾事。徐指导后来调到位育中学当绘画老师。荣指导出了国。唐指导坚守宫中育桃李无数,最后劳苦功高光荣退休。

## 西画组同窗

记得有阵子市面上放映法国纪录片《静静的世界》,介绍各种海洋生物。我看后灵感爆发,一口气创作了几十幅小图,都是章鱼大战抹香鲸之类。这批作品拿到少年宫引起大家的广泛兴趣,被唐指导留下对外示范。有的组员弄到外国画册带到宫里,大家便如饥似渴地传阅。在和世界艺术基本隔绝的年代,少年宫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交流平台。

上海有10来座少年宫,我没有比较过,但比我略晚的组员、画家俞晓夫的经历可供参考。有文章说他当年同时考入徐少和市少年宫,经数月调研后选择了徐

少,就是中意它的教学水平。今日细想,“天时地利人和”中徐少至少占有后两项:画院、美术出版社都在辖区内;许多美术家邻近安居;大名鼎鼎的哈定画室亦在几步之遥。于是,西画组由两名哈系能人坐镇,国画组常请程十发、刘旦宅、汪观清等名家示范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20世纪70年代初,画家夏予冰到徐少执教。他后来成为华师大和上大美术教授,亦证实了徐少一贯早识良师的慧眼。

屈指计算西画组的同窗,尚喊得出名字的共有8个半:安久和我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一路同校,赴美读博士成了硅谷总工程师;毛君炎于1978年和我同时考入中央美院专修美术史,毕业后任职北京人美,现在纽约做美术编辑;何祖明是我位育中学校友中不多的职业艺术家之一,油画国画书法篆刻诗词样样精通;还有蒋宪洋、高巧生、包华胤、汪大燮、郭轰。至于那半个,只记得姓李,比我大一岁,是把好手,背着画夹,哼着小夜曲,甩动长发,活脱脱像小蔡江白,没上高中就去了外地文艺单位工作。西画组之外,还知道国画组有位程多多,因为他的画老挂在少年宫中示范,风格完全秉承其父程十发,落款多多二字过目难忘。

## 闯过两次祸

在徐少的日子里,我闯过两次祸。

一次,下课后和安久草坪溜达,我想吓唬他,躲进树丛不应声。他四顾不见人影,便随手捡起一粒小石,朝树林高空方向胡乱扔去。这石粒从天而降,穿越无数枝叶,竟不偏不倚砸在我额头上,来了个

满堂红。当时我对这命中率的惊奇,超过了疼痛。另一次,周末和同学去溜冰场,摔跌洋相出够,渐能平衡加速,便飘飘然起来。心中挂虑着还要去徐少上课,我在俯冲中回首看墙上的钟,一交扭断了小腿。救护车就近送我到第六人民医院,当班接骨者是那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医生陈中伟,就此结缘。似乎存心通过这类意外,徐少从头到脚给我留下它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在少年宫学画与去美术学校或职业画室有许多不同之处,其中之一当属它浓郁的文艺气氛。美术组上课时,能听到音乐组悠扬的小提琴声或舞蹈组活泼的钢琴旋律。休息时串串门,能观察其他组制作飞机和船舶模型。走廊里挂着小书法家们龙飞凤舞的墨宝。长年累月,耳濡目染,这气氛使各科组员都受到陶冶。记得有次经过西乐组门口,见两个七八岁左右的小女孩正四手联弹钢琴。她们背对着我,穿着同款的粉色连衫裙,头戴粉色蝴蝶结,像双胞胎般排排坐在黑琴凳上,四只粉色小皮鞋还够不着地。她俩周而复始地弹奏着舒伯特的《军队进行曲》。我听着着迷,倚门伫立良久。以后纵横世界,每听到此旋律,那美丽的画面就会重现眼前,俨然成了幸福童年的象征。

近30年来,我远走他乡,阴差阳错,没有回访过徐少。然而,某年某月某夜远在北美某地,我却做梦回到了徐少。

醒后情感涌动,吟下一首七律《梦回少年宫》,权作此文收尾。祈盼徐少依然故我,继续让下一代享受幸福童年——那种我亲身经历过的幸福童年。诗曰:

少年宫顶月幽柔,梦降徐廊寻画留。  
番邦学府礼贤士,宿将军袍晾古钩。  
金箍棒指西天地,白马蹄追东日头。  
坐断祥云吞老泪,童心酒胆斥方遒。



寒凝大地 (油画) 陈逸飞 蔡江白



凡是去过嘉定曹安路“百佛园”的,都会看到院内左侧有一座用钢筋水泥构造、外观铺设大理石和花岗岩的单孔拱桥。桥面宽2.5米,长度也不足10米,两边的护栏石壁上,用端庄厚重的笔墨书写着“云桥”两字,巧功雕镂,翠绿醒目。

其实,小桥四周古木参天,绿荫蔽日,即使抬头仰望,也是树叶稠密难见天空,何“云”之有?主人为什么要取名“云桥”?

云桥虽小,孔径跨度却特别大,远看如一道雨后彩虹。桥下河道蛇形弯曲,水流缓缓,清澈见底。两岸花草葱茏,山橘、柿子、石榴等果树满目皆是,如一幅浓淡两相宜的水墨画。更有趣的是,一尊尊不足一米来高的石雕罗汉像竖立河岸两旁,慈眉善目,形态可掬,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观赏。

这条河取名为“罗汉塘”。

为这别具一格的人造景观,“百佛园”主人许四海很是费了一番功夫。说起他的创作意图还真是事出有因、一言难尽。

许四海是江苏盐城人,幼年失怙,家境贫寒,过着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日子。5岁那年,他随母亲讨饭到上海,拾破烂、捡煤渣、打零工……新中国成立后,许四海报名参军,当上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由于在部队表现优秀多次立功,复员后他被安排在上海公用事业学校学生科科长。

许四海从小天资聪明,心灵手巧,喜欢捏泥巴、塑泥人,制成各种小玩具、小动物。参加工作后,他常常利用节假日去上海各处的古玩市场觅旧寻宝。后来他“淘”了几把紫砂壶,视为至宝,爱不释手,继而又突发奇想,天天像着了魔似的也学着做起壶来。从此,一发不可收拾。

可是,这种业余级别的手工作品毕竟粗陋不堪,拿不出手,常常被人耻笑,自己也羞愧难言。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,有一次他听人介绍,国画大师唐云先生酷爱紫砂壶,家中还珍藏着几把历代的“孤品”,特别是清代篆刻名家陈曼生的8把“曼生壶”,堪称一绝。许四海喜出望外,他是初生之犊,胆气十足,捧着自制的茶壶,毛遂自荐去唐云先生家登门拜访。大画家对这位素不相识又突兀到来的年轻人也不嫌弃,他用浓重的家乡杭州话说:“你也是矢志不渝酷爱壶艺,难能可贵啊。不过你现在是国家干部,我倒认为我们国家不缺什么‘科长’,倒是缺的艺术家呀……”言语不多,悟者自明。

古稀之年的唐云如伯乐相马,看到许四海天资聪明,又勤奋好学,破例收他为关门弟子。有名师指路,这位捧着铁饭碗的科长毅然辞去公职,直奔紫砂之乡宜兴去学习制壶工艺了。为此,还差点夫妻反目,分道扬镳。

许四海学艺两年回到上海,“士别三日,当刮目相待”,制壶技术大有长进。他带了几把得意之作奉献给唐云,果然得到恩师赞誉。从此,俩人竟携手合作起来,唐云题词作画,许四海制壶,取名“云海壶”。久而久之,远近闻名,海内外慕“壶”而来的藏家们络绎不绝。师徒俩人交往越来越密切,情同父子,合作了整整10年之久,制作的“云海壶”,件件弥足珍贵。

在国画大师唐云的艺术熏陶下,许四海触类旁通,视野打开,除了制壶外,还注重紫砂壶文化的研究和探索。1987年,他成立了四海壶具博物馆,恩师唐云题写了馆名。许四海从此事业有成,渐入佳境。

1993年10月,唐云先生不幸去世。噩耗传来,许四海悲痛欲绝,一连好几年都走不出失去恩师的阴影。他缅怀老师,想起他生前与佛结缘,慈悲为怀,常常自誉为行善天下的罗汉。他将自己新开发的一座园林命名为“百佛园”,园内重新开挖、改造一条小河,取名“罗汉塘”,并建造一座“云桥”。如果将两者名称拼在一起,就是:“罗汉塘(唐)云桥”。可见其用心良苦,对恩师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。唐云诞辰百年之际,许四海又塑造老师半身铜像,放在自己办公室内,陪伴终生。

年逾古稀的许四海,经常会一人独步“云桥”,双手合十,默默心语,与恩师隔空对话:“愿恩师在天有灵,四海将沿袭您的精神和事业,世代传承下去,有朝一日我将在云海深处与你聚首,延续师徒之谊。”

2020年6月5日,壶艺大师许四海逝世,在云海深处与恩师聚首,延续师徒之谊……

# 许四海与「云桥」

袁乃中